

湖北省图书馆编



精神家园

我与湖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百年馆庆系列丛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精神家园

我与湖北省图书馆

胡银仿 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家园——我与湖北省图书馆/胡银仿主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1

(湖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系列丛书)

ISBN 7-5013-1030-0

I. 精... II. 胡... III. 省级图书馆—征文—湖北省—文集

IV. G259.27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2230号

书 名 湖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系列丛书

著 者 湖北省图书馆编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 行 电 话: (010) 66126153 传 真: (010) 66174391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世纪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 73

版 次 200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套)

书 号 ISBN 7-5013-1030-0/Z.136

定 价 595.00元 (全四册)

湖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出版物编委会

主 任：蒋昌忠

副主任：张儒芝 沈海宁

委 员：蒋昌忠 张儒芝 沈海宁 徐永胜 吴 宪

万群华 汤旭岩 张冀明 胡银仿 贺定安 张清宇

顾 问：阳海清

《精神家园——我与湖北省图书馆》

主 编：胡银仿

编 委：焉 虹 徐力文 王 莉 刘杰民 徐金安 黄邦荣

孙振雄 童世华 彭永红 陈 纹 方 芳 韦 霞

湖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系列丛书

- 湖北省图书馆百年纪事
- 湖北省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图录
- 百年树人——湖北省图书馆同仁文集
- 精神家园——我与湖北省图书馆

前言

2004年是湖北省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大庆。10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图书馆为本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纪念湖北省图书馆成立100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宣传图书馆、利用图书馆，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共图书馆意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创建学习型社会，同时也让本馆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读者、各级领导、各界名人、海外赤子回首与湖北省图书馆的情缘，湖北省图书馆开展了“我与湖北省图书馆”征文活动。

《精神家园——我与湖北省图书馆》共收征文86篇，是在近200篇征文中精选出来的。征文涉及作者利用图书馆取得的成效、图书馆对自己人生成长的影响和帮助、作者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友谊及交往、作者亲历图书馆发展与变化、作者对图书馆服务的评价、作者对图书馆的回顾与展望，作者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期望与建议，以及作者的工作经验和体会等。虽然作者的年龄不同，文化素养不同，社会经历不同，征文的风格不同，但所言所论都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表白，因此可读性强。

序

“楚天智海”，这是人们赞美湖北省图书馆藏书丰富；“精神家园”，这是人们对湖北省图书馆开发“楚天智海”，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服务的赞扬；“信息楚材良港”，则是人们对湖北省图书馆能与时俱进，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的称颂。

湖北省图书馆得天独厚，集荆楚文化之精英，顺晚清废八股、兴学校、倡“维新”之潮流，应运而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图书馆。

百年来，湖北省图书馆几经沧桑，现馆藏文献418万册（件），凡是与本省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相关的重要典籍基本齐全，对全省经济建设、科研生产和科学决策具有较强的支撑能力，这是全省人民一笔可观的智力财富。为了开发这笔财富，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传承着“一切为了读者”的服务理念，他们送书到工厂、农村、厂矿、工地、军营，全省城乡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为了“为科研当好后勤”，图书馆几代人不断地进行思考、探索，不论是“向科学进军”，向“四化”进军时期，还是奔“小康”的时代，该馆努力地做科研的后勤。早在上世纪60年代，省图书馆为武汉钢铁公司研制“含铜钢种”服务，先后提供参考资料2000多种，后经专家选定800多种汇编成《铜钢文献》，为当时武钢的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为武汉粉末冶金研究所研制“金属基镶嵌固体自润滑轴承”，积极提供书刊，配专人代查，代译文献，并编制“固体润滑题录索引”，促进了研制工作的进展，产品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对领导机关、对著名学者、教授、科技人员也登门拜访，了解其对文献的需求。著名作家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自1961年到1977年，10多年来图书馆为他提供了大量历史文献，凡有李自成的书刊资料几乎都编成目录索引，以备随时翻阅。姚雪垠特为此事写诗寄情：

武昌城内蛇山麓，佳林葱茏明我眸。

秋月常窥写字案，春阳也照借书楼。

三年泽畔风吹帽，五夜灯前雪压头。

每忆孤征艰苦日，抱冰堂下翠烟浮。

新中国成立55年来，湖北省图书馆不断调整、改革，设置各种学科的借书处，阅览室，参考咨询室，电子阅览室，网上咨询，千方百计地为读者服务。同时还编制专题书目，二次文献，组织各种学科讲座、报告会等形式，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传播科学文化信息，为读者服务，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湖北省图书馆已经走过了一百年，为庆祝百年馆庆，该馆开展了“我与湖北省图书馆”的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广大读者，著名的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纷纷撰文，或表达作者利用图书馆取得的成效，或称赞图书馆对自己人生成长的影响和帮助，或回顾与图书馆人的友谊、交往，或亲历图书馆的发展与变化，或对湖北省图书馆发展期望、建议，所言所论都是真实情感的表白。该馆从近200篇征文中精选了80余篇文章，汇编成《精神家园——我与湖北省图书馆》，一则是用情志念，以弘扬图书馆精神，再则也是献给该馆百年馆庆的礼物。

值此湖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之际，我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图书馆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图书馆则要以优美的环境、优良的设施、优秀的服务、优异的成果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在提高服务水平的时候，更好地为荆楚父老和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使图书馆精神在荆楚大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文明之花！在《精神家园——我与湖北省图书馆》出版之际，图书馆的同志嘱我写几句话，是为序。

王重农

（作者系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

二〇〇四年十月

目 录

精神的家园——献给湖北省图书馆·····	冯天瑜 (1)
回顾与思念——与湖北省图书馆·····	彭斐章 (6)
湖北省图书馆是我的良师益友——敬贺湖北省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	白国应 (9)
最美的地方·····	方 方 (13)
我与湖北省图书馆·····	碧 野 (15)
跋涉书山不了情·····	孙式礼 (19)
四十春秋图书情·····	陈永芳 (21)
乐于提携后学 善于提携后学——怀念张遵检、孔宪铠、喻子兵师··	阳海清 (24)
做一名永远的图书馆人·····	万群华 (31)
难忘的几件事·····	胡银仿 (35)
我之良师，鄂图也——回忆鄂图诲我58年·····	昌学汤 (42)
我精神的家园——湖北省图书馆·····	易求实 (46)
我家两代人受过益·····	曹建勋 (49)
在省图查阅资料·····	黄瑞云 (52)
我的五十年“省图”情·····	毛 庆 (54)
读书惜取少年时——贺湖北省图书馆一百周年·····	万以诚 (58)
省图书馆我取之不尽的知识营养甘泉·····	纪竹荪 (60)
张之洞与湖北省图书馆——省馆创建百年感言·····	皮明麻 (63)
省图忆旧录·····	童恩翼 (66)
我的一家从这里走向世界·····	严家新 (81)
耕耘·····	陶 琥 (84)
心中灯塔·····	吴平涛 (86)
省图书馆圆我科普创作之梦·····	米文权 (89)
逝者如斯 书海留芳——记湖北省图书馆原副馆长徐孝宓先生·····	金忠群 (91)
梦起飞的地方·····	张翠华 (94)

丰富的藏书 优质的服务·····	舒 怀 肖惠兰 (97)
圣殿——献给湖北省图书馆·····	孙嘉先 (100)
荣耀百年 功建千秋——庆贺湖北省图书馆百年华诞·····	蔡靖泉 (102)
优导——良师——益友——老馆长孙式礼同志素描·····	税良成 (105)
我识得他的微微笑·····	张 庆 (108)
省图小忆·····	韩小东 (110)
谈图书馆的重要性——为庆祝湖北省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而作·····	周克定 (113)
功夫在棋外·····	柳大华 (116)
我珍藏着一份普通的借书证·····	黄维理 (118)
对一个老馆员的追忆·····	昌庆旭 (120)
馆长资料收集纪实·····	王现群 (124)
图书伴我四十年·····	王瑞鲜 (128)
读书留白——献给湖北省图书馆百年华诞·····	王汉文 (130)
结缘图书馆 相伴一生行·····	高 峰 (133)
难忘的教诲 关切的关怀——忆副馆长徐孝宓二、三事·····	周 伟 (135)
贺“鄂图”百年——我与湖北省图书馆的情缘·····	李厚启 (137)
我与省图的情感史·····	梁 勇 (142)
我与徐孝宓先生的一段情缘·····	刘志磊 (145)
鄂图——知识腾飞的翅膀·····	刘泽泉 (148)
追忆与思念——记我家三代与图书馆的情缘·····	徐力文 (155)
省图是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	李西亭 (161)
感受张遵俭先生讲学·····	黄邦荣 (164)
谈锡恩对图书事业的卓著贡献·····	陈小平 (167)
我的湖北省图书馆·····	李蔚妮 (172)
永远的第一家·····	林春萌 (175)

我与湖北省图书馆相伴32年·····	陈茂松	(177)
湖北省图书馆迁返历险记·····	余继明	(179)
图书的尾间 求知的学校·····	辜图南	(181)
湖北省图书馆特藏部与“大典”编撰·····	万献初	(183)
渴望·····	柯 燎	(185)
知己——徐孝宓先生晚年二三事·····	冯崇岩	(187)
一个馆员的札记·····	白国安	(190)
图书馆就是我的家·····	黄学香	(193)
我印象中的孔宪铨·····	石洪运	(195)
情系恩施六十年——纪念湖北省图书馆百年馆庆·····	向长明	(200)
赞湖北省图书馆人的认真精神·····	肖新中	(203)
催人奋进的学会 图书馆人的家园·····	何松茂	(205)
我在图书馆二三事·····	刘烈学	(208)
心路历程——我与湖北省图书馆·····	彭 莉	(210)
省图书馆与我·····	江建祥	(213)
省图书馆特藏部与我的治学之路·····	李卫东	(215)
老树发新芽·····	方 芳	(217)
现实的净土，心中的绿洲·····	张先芬	(219)
好风送我上青云·····	李新英	(223)
事业的典范 后人的楷模——记原湖北省图书馆馆长谈锡恩先生·····	万宗知 向文玲	(226)
父女两代的图书馆情·····	舒 琼	(230)

忆在省馆实习的日子里·····	樊小庆	(233)
湖北省图书馆——我们温暖的家·····	宋东优 王莉泳 唐桂莹	(235)
我与省馆有神交·····	欧阳军	(237)
良师 榜样 后盾·····	袁少如	(239)
十年书缘十年情·····	朱艳萍	(241)
湖北省图书馆百年华诞有感·····	汤 麟	(243)
风范长存·····	李顺梅	(245)
我的良师益友·····	龚秋义	(248)
湖北省图书馆对我的帮助·····	刘笃宾	(251)
“省图”充电出成果·····	李导先	(253)
知识浇开致富花·····	马爱芝	(256)
友谊天长地久 难忘良师益友·····	陈镇远	(258)
亲密接触·····	向中华	(261)
生命，在图书馆内跃动·····	杨 逸	(264)
童之趣书屋是小作家的摇篮·····	谢湘川	(266)
后记·····		(269)

精神的家园

——献给湖北省图书馆

冯天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省图书馆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图书馆之一，张之洞1904年创办的两湖总师范学堂南北书库为其源头。今年适逢其百年馆庆，特撰小文以资纪念。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

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

“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竟与古希

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

前仰望苍挽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

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图书馆对中外名著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像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遨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入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

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或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几岁时在湖北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

代在湖北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

“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0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19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

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三八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必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必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硕果仅存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

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

（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得悉省馆百年馆庆在即，日前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